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同歸

殊途山，封印上古邪皇之地。

四周枯樹環繞、百獸懼之；山坡雜草叢生、蒼苔滿布；山巔土壤貧瘠、草木不生，地上畫著奇紋異符，插著五色旗幡，衝天光柱直直沒入雲際，乃靈族先人所設之封魔陣。

於此山東方數里處有一高崖，為靈族根據地。靈族領袖千年來以守護殊途山封印為天職，人稱護印師一脈。

是年春季，一名身披墨色斗篷、面戴玄色面罩之男子來到殊途山下，緩緩抬眸，那如寒雪般淡漠而沒有一絲感情的目光覷著峰頂。

良久，他的薄唇微動，吐出語氣毫無波瀾，卻夾帶濃濃深意的一句話：「我回來了。」

話音甫落，他立即踏著玄妙的步伐，在山坡上順移穿梭，行過之處不留印記，唯有微微揚起的塵煙轉瞬即逝，無聲無息避開了護印師設下的層層防護；口中誦著奇異的咒語，途中駐守的護印師皆如遭雷擊般陡然失去意識，紛紛倒地不起。

不過一盞茶的功夫，男子已然登上山頂。

他佇立在參天法陣之前，冷哼一聲，又輕聲念了個咒，面罩下一雙赤瞳驀然散發出懾人的光芒，如同虎視眈眈尋找著獵物的鷹隼般，上上下下掃視著封魔陣，意圖找出陣眼所在。

最終他的視線鎖定於半空中一抹忽明忽暗之細微光點，他騰空而起，伸手輕觸之，霎時浩然正氣自法陣鋪天蓋地而出，綻放如煙花般明亮的光輝，灼熱痛楚自指尖迅速蔓延，傳遍全身，似欲將男子焚燒殆盡，他卻未因此收手，為面罩所掩的唇角反而揚起一道輕蔑的弧度，流露的笑意詭譎而令人膽寒。

只見他從容不迫的自懷裡取出一枚殘破的木盒，掀開其蓋，口誦異咒，登時，伴隨著悲戚尖銳的哭號，以及陣陣令人窒息的龐大壓力，源源不絕的暗黑色怨氣從盒中湧出，疾速包覆陣眼，而後席捲整個法陣，如飢如渴的汲取其靈氣、啃噬其法力。

頃刻間，封魔陣已變得黯淡而脆弱，其中封印的力量更是蠢蠢欲動。

「破！」見時機成熟，男子大喝一聲，隨著陣陣玻璃破碎般的聲響，巨陣竟開始崩裂瓦解。遽然風走雲驚，鬼哭神嚎，大地劇烈震動，寒鴉淒厲的啼叫聲似要衝破耳膜，有如喪屍般的腐臭味縈繞在鼻息，男子卻恍若未覺，猖狂而趨近瘋癲的大笑著。

此時，一支夾帶淺色光暈的箭矢劃開陰霾，不偏不倚的射中男子腹部，聖潔的靈力在他之五臟六腑擴散開來，與他體內滿盈的怨氣劇烈抵觸，令男子痛苦難當，喉間一股鐵鏽味上湧，自嘴角沁出如牡丹般鮮豔的血紅。

「束手就擒吧！」一名身著淡粉色襦裙，手執長弓的黑髮女子，面色凝重地自東方之

高崖乘雲而來。

男子眉目一凜，眼中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感傷，他舉起右手，掌心朝天，匯聚玄雷邪氣，手腕一翻，將之化為球狀襲向對方。

女子見狀，平舉長弓，張開手掌輸出靈力，令長弓凌空旋轉，形成如防護罩般的屏障抵擋其攻勢，同時唸了個訣，使男子體內的靈力爆發而出。

力氣似隨之被全數掏空，男子雙腿一軟，跪倒在地。其斗篷為之震飛，一頭如雲飄逸的華髮失去遮蔽，暴露在空氣中。

女子一時愕然，緩緩走到男子跟前，伸出顫抖的雙手取下男子之面罩。

映入眼簾的面容，是如此熟悉，卻又如此陌生——血色的瞳中已失去以往的溫柔，冰冷得令人心寒。

女子臉色刷白，柳葉般秀氣的眉擰成一團，緊抿雙唇，任諸多想法湧上心頭，交織成結。

眼前的景象似乎越發模糊，男子的身影卻越發清晰，一點一點的，與她記憶中那活潑開朗的男孩重疊，恍惚地，意識飄到了那曾經美好的當下——

「潔——妳為何愣在原地？堂堂護印師脈主之女不會是怕了吧？」逾三十尺高的樹木末端，一名男童斜倚著主幹站在枝上，一面啃著剛採摘下的新鮮蘋果，一面好整以暇的望著樹底下瑟瑟發抖的女童。

「你、你等著，我這就上去……！」名為潔的女童不甘示弱的回道，伸出稚嫩的小手攀上最低的樹枝，使勁將自己的身體往上撐，一雙腿懸在空中踢呀踢，花費一番力氣，好容易才搆著可立足之處。

她氣喘吁吁的站直身，卻發覺僅僅往上半個成人高。

頂端傳來男童毫不留情的大笑之聲，潔咬緊牙關，拂去自額際滑落的汗珠，繼續奮鬥。

男童笑得雙頰發酸了，見對方即便恐懼不已、氣力將空，仍未有一絲投降之意。他微微瞇起那雙妖冶的眸，隨手將果核扔開，三兩下跳至潔的身旁。

「傻瓜，樹不是這般爬的。」他一把攔下潔正努力撈著樹枝的手，示意她攀在自己背上，旋即手腳並用向上移動，即便身負多一個人的重量，動作之靈活依舊堪比長年棲息於森林的猿猴。

「初……」女童怔怔的盯著他之後腦，一時不知應表達什麼。

「怎麼？被我的魅力征服了？」男童回頭贈予她邪魅一笑。女童不禁輕笑出聲，抬手用力戳戳男童面頰：「臉皮厚得如城牆一般！」

「啪！」純白球狀物在撞上肌膚的瞬間應聲瓦解，刺骨的寒意爭先恐後的蔓延開來，

潔揉了揉發疼的額心，迷茫的望向雪球擲來之處。

「呦，反應真遲鈍。」初沒心沒肺的笑了幾聲，雙手有一搭沒一搭的把玩著另一團雪，那悠哉的模樣好似渾然不覺自己乃是罪魁禍首。他故作惋惜的頻頻搖頭，連聲嘆息道：「潔啊，枉費脈主再三告誡咱們應隨時保持警戒，瞧瞧你這般粗心，嘖嘖，當真對不……唔！」

在胸口嘗到被球體襲擊的滋味那刻，初後半段的話語硬生生被截在喉間。

「誰對不住誰還說不準呢！投降從輕發落，如何？」潔朝他露出燦爛的笑容，手中的「武器」蓄勢待發。

初眉梢微挑，饒有趣味的上下打量眼前的青梅竹馬一番，唇角勾起惑人的弧度。

「此言，我就原封不動奉還予你！」

兩人在白茫茫的前院中展開攻防戰，時不時劃破空氣奔向彼方的雪球有如刀光劍影，追逐的身影將一串串腳印烙在雪地上，更烙在彼此心中。

待雙方皆筋疲力竭，宣告此戰平分秋色，便一同倚在樹下，觀賞飛雪如翩然飄落的梅花般隨風起舞。

初發現潔的面部凍得泛紅，四肢微微發顫，默默將外衣褪下，披在她的肩上。潔深怕初因此著涼，趕忙阻止他：「初，我不冷，你還是……」

「但我熱！不許拒絕。」初不容商量的語氣中流露出絲絲溫柔，如在嚴冬中遞來一杯溫熱的薑茶般暖人臟腑。

「當心左前方！」少女一面出聲示警，一面俐落的拉弓放箭，為少年除去後方危機。

「了解！」少年抬腳踢開右方的障礙，隨即回身一掌擊碎左前方飛來的巨岩。趁著攻勢暫歇，少女運使靈力為少年恢復體力，少年則釋出邪氣，將周遭殘骸碎片清除消滅。

「尚未找到陣眼？」話音方落，忽有形似藤蔓之黏稠物纏住少年的腿，他緊蹙著眉拔劍將那物斬斷，並將之踩在腳底蹂躪一番，臉上是顯而易見的嫌棄：「脈主為何非要研發此陣？攻擊不強，噁心程度倒是不容小覷。」

少女失笑道：「正可謂是另類的修煉？」

「嘖，還真是受寵若驚。」少年聳聳肩，認命的提劍奮戰接踵而至的黏稠物。

少女默念幾個訣，消去妨礙尋找陣眼的幻術，快速鎖定目標後，示意少年配合她出招。少年手指劃過劍鋒，以血為引，黑暗力量頓時爆發而出，將陣法結界震出裂痕，少女看準時機，瞄準破綻，弦上蘊含著靈氣的箭矢如脫韁野馬般奔馳而出，一陣震耳欲聾的撞擊聲過後，陣法被破！

「你倆合作越發無間了。」脈主見他們安然無恙的通過試煉，笑著點點頭。

「可不是？本少爺武藝這般超群，潔能與我合作是她之榮幸。」少年裝模作樣的說。

「是是是，初大少爺，小女子承蒙您的關照了。」少女刻意拱手作揖，識趣的順著少年的話意同他演一齣，接著三人一同笑得合不攏嘴。

待潔和初懲奸除惡之能已然爐火純青，便經常隨眾護印師外出探訪民情，濟弱扶傾。

「大人，潔姑娘和初公子真懂事，年紀輕輕便樂於助人。」

「是啊，前些日子犬子為強盜所擒，便是他倆解圍，實在感激不盡！」

「不只如此，他倆還會幫咱們種稻穀、飼禽畜、採茶摘果呢！不以善小而不為，令人欽佩。」

居民們紛紛向脈主誇讚。

「師兄你瞧，初這般熱心善良，是妖是人有何別？」與脈主同行之護印師附在其耳邊輕聲道。

脈主抬眸望向不遠處的小溪邊，那依然保有赤子之心、正嬉鬧著相互潑水的兩道人影，嘴角綻開一抹欣慰的笑。

在護印師一脈愉悅而美滿的生活令初迷戀不已，即便自身髮色、瞳色異於常人，武藝方面擅常運使的力量亦與眾不同，且無生父生母，他仍未打算細究其因，徹底將自己視為人界一員。

直至某日，初做了一場夢：白髮金瞳的男子腿上坐著一名男孩，藍髮赤瞳的女子手中拿著書卷，兩人相互依偎，正在為男孩說故事，男孩聽得津津有味，房內時不時充滿笑聲，洋溢著幸福的氣氛。

然而下一刻，場景瞬變，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男子和女子站在遠處，含淚對男孩揮手道別，漸行漸遠，漸行漸遠，任男孩如何哭喊掙扎，皆什麼也無法挽回……

初從夢中醒來，更從現實中醒來，他驀地意識到自己身上的層層謎團並不尋常，或許原非屬於護印師一脈、原非屬於人界。

「你無恙否？」見初近來時常魂不守舍，潔憂心的出聲詢問，初便一五一十的將夢中情境告訴她。

「潔，我……我欲知曉我的身世。」

「這……恐怕有些不妥。」潔想起父親再三告誡她不可洩漏此事，面有難色。

「若妳了解什麼，拜託告訴我吧！我認為這場夢便是父母給我的指引，不能再這般不明不白的生活下去了！」初激動的緊握住潔之雙手，水晶般剔透的淚珠在眼眶裡打了幾個轉，隨後如同天邊一閃而過的流星般順著初的臉頰悄然滾落。

見狀，潔頓時愣住了——這是她頭一次見到那個樂觀自信且瀟灑不羈的少年落淚。

想必他一定相當痛苦。

而見到他這般模樣，潔亦覺得自己異常難受，彷彿她的心遭人擰緊、揉捏、撕裂般，疼痛得無以復加。

猶豫良久，她終是決定將當年的事告訴初：「十五年前，妖界內鬨，彼時人界統治者——桓帝，伺機出兵，大肆砍殺群妖，護印師一脈得知後，為維持萬物平衡，出面制止。孰料，當眾人趕至妖界時，憾事已生，只來得及救回一名約莫三歲之幼妖，其餘妖魔無一倖免。」

「那幼妖便是……我？」聞至此，初忍不住打斷她。

潔微微頷首，續道：「據說當時你渾身散發著濃烈的怨氣，似是眾妖臨死之時的不甘與憾恨化為執念附著在你身上，無論如何皆無法去除，於是父親只得傳輸大量靈力至你體

內將之鎮壓。他將你帶回扶養，之所以取名為初，便是願你可以一直如初生之子那般單純善良。父親隱瞞真相是擔心你承受不住失去親人之痛，因而尋短，或因此行為偏激、悲觀度日……抱歉，願你見諒。」

「原來如此……一切皆可說通了。」初的情緒並未有太大的波動，只是眼神空洞的盯著某一定點出神，自言自語般呢喃著。

潔小心翼翼的觀察著初之面色，遲疑半晌，仍是開口道：「桓帝在五年前因病辭世了，雖然我並無立場干涉你，但……念在咱們的交情，能否請你別再另找他人尋仇呢？我、我的意思並非要用感情束縛你，只是……我不想看你在仇海沉淪，不想看你為此傷神，還有……」

她更不想因此失去他。

「我知道。」手上突來一道力量將潔向前拉，使她紮紮實實撞進初溫暖的懷抱中。

「潔，謝謝妳，我答應妳。不過，妳亦須答應我一件事。」

「何事？」方緩過神，面頰仍微微泛紅的潔抬頭望著初，眸中滿是疑惑：「只要不違道義，能力所及，我都……」

語未盡，初俯首，輕柔的用唇堵住她的嘴。潔驚訝的睜大雙眼，但並未抗拒，而是抬手回抱住初，無聲回應他的心意。

「我要妳一直與我同在，永不分開。」初笑著將下巴靠在潔的肩上，語氣溫和而堅定得不容置疑，在兩人心上刻下專屬彼此的海誓山盟。

——「呵，真是段好回憶，好得令人不堪回首。」初神情漠然地盯著潔，見她遲遲沒有開口、眼神空洞而毫無色彩地朝著初所在的方向，初便看破了潔心中所想，微仰起下頜陰陽怪氣道。

初的話語喚回了已然神遊八荒的潔，她眨了眨乾澀發酸的眼眸，自牙縫中擠出一句本不該存在的疑問，似是對初的不解，又似是對自己的質疑：「為何會是你？」

這段時日以來，她一直不曾放棄尋找初，卻萬萬沒料到，日夜盼望總算迎來的重逢，竟是這般光景。

「意外嗎？」初冷冷一笑，笑裡滿是毫不掩飾的諷刺，冰冷的語氣令人背脊發寒：「我倒是一點也不意外，畢竟於你們人類而言，人與妖本就勢不兩立可不是？」

初的字字句句猶如塗了劇毒的利器一刀接一刀狠狠刺進潔的心房，胸口湧現的莫大疼痛與煩悶泛紅了她的眼圈。

但她並未因此退卻，而是倔強的迎上初的目光與他對視，隨後，她緩緩捋起左手衣袖，抬起柔荑，露出佩戴於皓腕上的手鍊。

那手鍊串著色澤晶瑩如血、外觀略似心形的豆子。

初見之猛然身形一僵，那抹嘲諷的笑意頓時凝固在臉上。

「我不這樣認為，並且我深信，當初以這些海紅豆製作飾品欲贈予我的那個人，必定也不這樣認為。」潔的話音很輕很輕，有如自朱唇吐出的一縷雲煙，似乎轉瞬就將隨風飄

散，但其中蘊藏的信念卻堅如磐石。

潔垂眸注視著手鍊，眉眼柔和得似要化出水來，她纖細的手指撫過一顆顆飽滿的豆子，清澈的雙眸蒙上薄薄的霧氣，唇邊溢出甜蜜而酸澀的笑容：「按他的個性，想必是串了一條項鍊吧，可惜多數豆子受到陣法波及，已然碎裂無法使用了，其餘的部分僅足夠串為手鍊……」

這一切盡收於初的眼底，彷彿撥動了他內心深處最柔軟的那根弦，盪起一絲絲漣漪。他愣愣地順著潔的視線望向那條手鍊，微微有些動容。

原來，她拾起那些相思豆了——

一年前，潔之父親認為潔的能力已足，決意歸隱，由潔接任脈主之位。依先人所訂之規，新任脈主需在禁地閉關修練五日，以學習獨門術法。

潔不在身側的這幾日，初深切的體悟到何謂「一日不見，如隔三秋」。磨人的相思之情更苦於皮開肉綻的軀體之痛，不見佳人相伴相隨，做任何事皆提不起勁；不聞佳人耳語輕笑，再有趣的玩笑皆索然無味。

初漫無目的信步於村莊，無意間來到一株海紅豆之前，見果莢已然裂開捲曲，鮮紅的種子嬌艷欲滴。他輕輕地將種子收集成堆，如呵護至寶般捧在手裡，內心盤算著能可做成何種禮品，表達自己對潔滿溢而出的想念。

五日終盡，初迫不及待的守在禁地之外，手中緊緊握著親手串成之項鍊，欲在潔出關的那刻便親自為她戴上。

然而，時辰已過，卻仍不見心心念念之人。

初深感疑惑，但又擔憂冒然闖入會致使潔之修煉前功盡棄，故決定再等待片刻。

白晝悄然離去，夜幕將垂，初內心越發忐忑不安，恐懼、焦慮、困惑等諸多情緒不斷躁動暈染著，幾近吞沒全身，他再也顧不得這麼多，快步踏入禁地中。

在初推開禁地深處的密室之門時，眼前景象險些奪去他的呼吸——房內瀰漫著駭人的血腥味，濃厚得不留任何喘息空間；滿室充斥著詭奇的邪氣和聖潔的靈力，正不斷相互抗衡，迸射出一道道如利刃般的光束與火花；地上畫有六角星形的陣法，卻並不完整，有部分已被邪氣侵蝕，因而不斷衝擊著施法者，極其不穩定，似乎隨時皆可能會崩解。

陣法中間倒著一名面色蒼白、嘴角掛著血絲的女子，其熟悉的面容若非是他心上之人，那還會是誰？

「潔！」初不顧一切的飛奔至女子身邊，空氣中肆意馳騁的鋒利火光劃過他的臂膀、劃過他的腰側、劃過他的腿部、劃過他的臉龐，無情的在他身上留下一條條深淺不一的口子，無不濺著鮮紅，仍絲毫沒有耽擱他的步伐。

項鏈亦在途中不慎跌落，繩結一鬆，紅豔的豆子四處竄逃，灑了滿地相思。

初小心翼翼將潔的上半身支起，那雙靈動的明眸此刻緊閉著，任初如何叫喚搖晃皆無反應。在初茫然無措時，眼尖的發現了壓在潔身下的那本古典，他連忙將其拾起，查閱是否有能解救她之法。

「……修煉失敗遭邪氣反噬，極可能是因修煉者靈力不足，若不即時補充靈力，修煉者將會走火入魔而亡……這……怎會？」

古典上的文字越發模糊，初緊咬下唇，試圖稍微平穩自己的心緒，壓下眼眶與鼻間不停泛起的陣陣酸意、按捺住滿腔錯愕與傷悲。

「不……不可能……妳絕不會有事的！我必須盡速想辦法救妳……我要救妳……我一定會救妳的！」

失意間，潔曾說過的話霍然如潮水倒灌般一句句湧入初的腦海中，使初為之雙眸一亮，卻很快的又黯淡下來，眉宇間染上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感傷。

潔說，脈主曾傳輸大量靈力為他封印怨氣。

初不知自己若是失去這些靈力將會變成何等面目，或許會失去自主意識，或許會成為人人懼怕而憎恨的魔鬼，甚至或許會親手釀出無可挽回的悲劇，但他並無時間細思和躊躇，因為他知道，若是沒有當即將這些靈力傳輸予潔，那他便會永遠失去最重要之人。

於是，他的內心很快就有了答案。

初深深地凝視著潔，指尖輕輕地描繪著她精緻的五官，一遍又一遍，深情而眷戀。

「即便她昏迷著，依舊絲毫不減她的清秀及氣質。」初在心中暗自想著，唇角漸漸勾起一絲苦澀而釋然的淺笑。

「潔，只要能救妳，我願付出一切代價，哪怕是犧牲自己。」

語畢，初將潔的鬢髮別至耳後，緩緩吻上她柔軟的唇，將自身所有靈力以最溫柔之方式傳送到潔的體內。

目之所及越發昏暗，一道道無形的怨氣灌入他的腦中，強烈的脹痛猶如成千上萬的蝨蟲爭相嚙食著他的血肉，將他的意識逐步絞碎。冷汗涔涔滾落，打濕了他的前襟。

初奮力壓制著那不受控之力量，將最後一點靈力送到潔的口中。

見懷中之人睫毛微顫，逐漸恢復血色，初再一次淡淡的笑了，眼底的笑意卻被一股濕意浸染，隱約閃爍著淚光。他抬手不捨的輕撫潔的面頰，喃喃道：「抱歉，我無法保證自己是否會陷入瘋狂，我若留下，可能會傷害到妳，所以……我必須離開這裡。」

他將潔平放在地，在她額心落下一個蜻蜓點水般的吻。

「再見了，我的摯愛。若有來世，我們再續此緣。」

初扶著牆勉力撐起沉重如鉛的身軀，步履踉蹌地離開密室。即便腦海一片渾沌、四肢越發乏力、痛楚漸趨清晰，他邁出的腳步仍然始終不曾停滯，一如他欲保護潔的念頭始終不曾動搖。

彼時，似是冥冥之中心有所感，潔的眼角亦悄然淌落一顆剔透的淚珠。

兩日後，潔終是練成祕法，甫一出關便慌忙四處尋找初，奈何走遍了靈族根據地皆未

見到他的蹤影。

她焦急地前往他處探詢，卻意外發現一連串災禍——東村諸多屋舍遭烈火焚盡，滿目瘡痍；西村一夕之間農作枯萎、繁花凋零、魚池乾涸；南村道路乍然坍塌、石落山崩，無法通行；北村河水暴漲，翻越河堤，淹沒了周圍十里內的土地。

「發生何事？為何會變成這樣？」潔倍感訝異與錯愕，難以置信地向居民詢問。

「都是那妖魔！」不知誰先開口斥責道：「平時有護印師大人在，他才不敢恣意妄為。這次大人並無隨行，他便目中無人、肆無忌憚的欺凌我們這些老百姓！」

眾人聞言紛紛贊同，一時之間叫罵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是啊！就是那個初，當真是披著羊皮的狼！」

「哼，真虧他能埋伏這般久，我過去鐵定是被他的妖氣矇蔽了雙眼，才未察覺到他的真面目！」

「果然啊！妖魔終究是妖魔！絕不可能像人類一般有心有肺！」

居民的話語如一顆顆堅硬的石頭落入潔的心湖中，濺起一朵又一朵水花。

「怎會如此……」

她不願相信初會做出如此行為，但各村居民皆是一致的說詞，且他們並無理由撒謊；再者，過往初應當並未樹敵，她亦想不出任何可能會誣陷初之人。

種種推論似乎都在潔的耳畔咆哮著告訴她：初便是兇手！

濃得化不開的愁緒與滿腹疑惑纏繞住潔的思路，使她身陷泥淖，糾結不已。

最終，潔仍是不願就此將初定罪，她堅持，唯有找出初，這一切難解之謎方能撥雲見日。

於是往後每天，潔皆會前往不同區域巡視，期盼能與初重逢。

然而，日復一日，她非但一直尋不著初，反而發現攻擊各村之人越發兇殘——起初只是偶爾破壞環境，後來竟會傷及無辜百姓，接著甚至出手越見頻繁、範圍亦逐漸擴大……

——大地突如其來的劇烈震動以及邪皇震耳欲聾的陰森笑聲猝然將兩人拉回現實。

再定睛，初方才的感觸已蕩然無存，此刻神色已恢復為波瀾不驚的漠然。

「你為何要這麼做？」潔一面瞅著宛若風中殘燭、即將破裂殆盡封魔陣一面問道，眼神有些晦暗，使人看不透她此刻的心思。

初嗤笑著聳了聳肩：「這一年來，我都能做出那麼多傷人害命之事了，相信妳肯定亦知情，縱觀各村可有何者倖免？如今這又算什麼？」

聞言，潔瞪大雙眼回眸望向初。

真的是他！

雖早已有譜，但自他口中說出真相的那一刻，潔仍是受到極大的打擊，心口傳來的劇痛如同尚未痊癒的傷疤被猛烈撕開般，比任一瞬間更令她悲慟。

「……那些並非是你做的！」潔緊咬著牙，下意識出聲反駁，顫抖的話音洩漏出她的

惶恐與無措。

與其說是在向初做最後的求證，不如說是在向她自己做最後的欺騙。

初彷彿聽見天大的笑話般，仰天大笑，其動作不慎牽動了腹部的箭傷，傳來陣陣抽痛，他卻絲毫不受影響，持續放聲笑著。

潔在一旁沉默地聽著他的笑聲，越聽越是覺得悽涼。

許久不曾聽見他的笑聲，原以為再次聽見時，應當是溫馨而懷念的場面，未曾想，會是這般痛徹心扉的情景。

「哈哈哈哈哈……哦？不是我做的？難不成是你做的嗎？」半晌，初止住了笑，眉目間充滿鄙夷：「未料你也有變得如此墮落的一日，醒醒吧！事實就擺在眼前，即便你不願接受，他依舊是事實。」

然而，潔並未因他的調侃感到羞赧愧疚。

她定了定心神，強壓下一度險些自眼眶潰堤而出的洪水，格外認真地盯著初的雙眸，一字一頓道：「之所以不願接受，乃因為我所認識的初是最溫柔善良之人，我深信，他絕無可能主動做出傷天害理的行為。」

初的心臟猛烈跳動著，幾欲衝出胸膛，但此回他並未動容，由於周遭怨氣越趨濃烈，如細密牢固的網束縛著他，主宰著他的意識，脫身不得。

他不屑的冷笑：「呵，是嗎？那你還真不了解我。」

潔沒有接話，而是目不轉睛的直盯著初的雙眼。

那眼神似是要望進他的靈魂最深處，探求他最真實之想法。

不知是否被盯得不自然了，初撇開視線，轉移話題道：「話說回來，妳有手鍊可讓我回味，我亦有一件物品應當讓你瞧一瞧。」

他取出那盛放怨氣的木盒，將之拋至潔跟前：「你難道不好奇我破陣之手法嗎？只要有這枚木盒，將之毀滅不過就是一彈指。並且我想，這個道具啊，你應當比我更加熟悉才是。」

「哐啷——」潔手中的長弓應聲落地，她不敢置信地摀住了唇。

即便木盒已爬滿裂縫與刮痕，潔仍是一眼便認出了那枚木盒。她緩緩蹲下身，小心翼翼地將其捧起，只見盒身其中一側果然刻有字體秀氣的「莫忘初心」四個字。

是她親手刻上去的。

那瞬間，潔震驚得險些忘了呼吸。她的心如同在冰窖中被無情地拖行著，淌出的鮮血沿途綻放出無數瑰麗的彼岸花。

那枚木盒是潔就任脈主的前一日送予初之禮物，作為數日無法陪伴他的補償。

其原先蘊含著靈力，功能乃可以吸收些許怨氣並淨化之，用意乃她深怕初會因怨氣作祟而感到難受，想著讓初帶於身上，必要時應可舒緩不適。

但其僅能淨化部分怨氣，無法作大量治療之用，故初失去體內靈氣後，木盒自然亦無能為力。

而潔一直不曾想亦不敢想的是，其實當初便是因她製作木盒消耗過多靈力，方導致閉關修煉時靈氣不足。

潔的反應顯然在初意料之內，他譏諷地勾了勾唇：「不得不言，此木盒製的相當精巧，唯獨就是當中的淨化之能顯得多餘且礙事，我便稍作洗滌及改造，不僅去除了絆手絆腳的靈力，亦擴大了其盛裝怨氣的效果。呵，如今他能成為如此完美的道具，妳真該好好感謝我。」

潔緊緊攥起拳，指甲嵌入掌心，鮮血順著指縫蜿蜒而下，最終歸落塵土。

至此已可想而知，初之所以大肆毀壞村莊、攻擊百姓，便是為了引起憎恨，進而吸取眾人的怨氣。

而她所贈的木盒，便恰好為初提供了存放人類怨氣之所。

初滿意地欣賞著潔的表情變化，始終掛在臉上的那抹譏笑更深了。

他明白潔必然已察覺到木盒之用途，於是故作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道：「哎呀！堂堂護印師一脈之主竟也做出這般助紂為虐之舉！如何？是否特別刻骨銘心？抑或是特別美妙愉悅？」

猶如被一頭嗜血的野獸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般，潔嘗到了更甚於骨肉剝離的心碎之痛。她闔上雙眸忍住不斷翻湧的淚意，抿著唇不再回話，只見她使勁地擁著木盒，似欲將之揉進自己的體內，以填補內心的空缺。

這一幕落入初的眼裡，萬千感觸倏忽揪緊了他的心。

正當初張了張口欲說些什麼時，邪皇那令人聞之喪膽的低吼聲夾帶著即將臨世的興奮與癲狂撲面而至。

怨氣似是受到感召，驟然自地面的裂縫如噴泉般蜂擁竄出，爭先恐後的吞噬光明，硬生生地將初好不容易擠到喉間的真心話語再次轉變為利器——「再過一刻，邪皇便會復甦，屆時，人界休想安然無事。妳若仍有時間與我閒話家常，倒不如去試試能否感化邪皇。指不定將他哄開心了，他便會放妳一條生路。」

一旁的潔卻恍若未聞，氣氛如同凍結般，陷入一片沉寂。

良久，潔緩緩睜開雙眼，眸色異常黯然，淡淡的語氣聽不出一絲情緒：「初，抱歉，我原先是希望能得到你之同意，再與你一同歸去。但現時已急不可待，我不能容許邪皇危害百姓、更不能以私廢公連累眾人，這是我身為護印師的職責。所以，對不住，我只能這麼做了。」

說著說著，潔對上初的視線，揚起一抹淺淺的笑容。

美麗而動人，卻摻著莫大的哀傷。

初為之驀然心神一震，胸口浮現的異樣比腹部的創傷更使他痛苦。

過了許久，初方斂去複雜的心緒，找回自己的聲音：「……我不知妳此言何意。」

潔並未多做解釋，而是兀自續道：「對不住，當時我並未告訴你，閉關是為學習何種秘法。」

「那又如何？」初面無表情的看著她，顯然不甚在意，亦不明白潔提起這件事所欲為何。

「……對不住。」潔再一次輕聲喃喃道，似是悄然在自己心底寫下了何種重大的決定，不待對方應聲，她便猝不及防地向上拋出一沓符紙。

符紙盤旋在空中排列成一幅整齊而對稱的圖畫，雪白的光芒自畫中灑落，籠罩兩人，地上隨即浮現出初並不陌生的六角星形陣法，構成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空間。冰涼滑膩的觸感流遍全身肌膚，如同無數吐著信子的小蛇正順著四肢及軀幹爬行。

「妳……」初瞬間明白潔方才話中的弦外之音，立刻拚命掙扎，卻怎麼也無法脫離禁錮。

只見潔一面唸著訣，一面施展術法，手指劃過之處如墜落的彗星般拖曳出耀眼的曲線。

——「天地之靈，請聽我令，引我倆心血，重啟封魔陣！」

話音一落，兩人同感剝皮刮骨之痛自胸腔蔓延開來，折磨百骸九竅。能量及力氣迅速流失，匯聚至封魔陣，將其修復重建。

與此同時，天地間滿溢的怨氣亦逐漸消彌，徒留邪皇不甘而憤恨的哀號響徹雲霄。

「……潔？」隨著怨氣消散，初緩緩恢復了神智。他連忙扶住因體力不支而向後傾倒的潔，心疼與自責朦朧了他的視線。「抱歉，是我害了妳……」

「初！你快走！」潔卻忽地打斷了他，顫抖的玉手指向休門的方向：「趁現在封魔陣仍在牽制邪皇，你尚有脫離的契機！約莫半炷香後休門將出現一瞬空隙，你快準備自那處離開！」

潔吃力地扯了扯嘴角，朝初溫柔莞爾：「之所以將你帶入陣中，只是為借助空間內龐大的靈力來除去你的怨氣。其實，此陣只需犧牲我一人便可完成。」

然而，初卻遲遲沒有動作。

「快啊！再不行動便來不及了！」她心急如焚地伸手欲將初推開，但卻虛弱得使不上力，僅在初的臂上落下如同小貓撓抓的力道。

同樣越發無力的初順勢握住她之雙手，堅定地凝視著她的明眸：「不！我絕不會就此離開！我們不是早已約好永不分開了？既然你決意如此，我便無獨活的道理！」

那一刻，他的目光異常璀璨，彷彿漫天星辰皆落入了他的眼底。

潔愣了一下，初的認真與執著撞進了她的雙瞳，更撞進她的心中，泛起如三月春風般溫煦的暖流，頃刻驅散方才堆積的層層陰霾。

「我心甘情願與妳同歸，所以……」

「你回來了！你終於回來了！」

壓抑許久的淚水終是奪眶而出，潔竭力抬起重似銅器的手，輕撫上初的臉頰，踮起發軟的腳尖，如當年的初那般，用唇堵住了他的嘴，將彼此不及傾訴的千言萬語及百般思念一並緘封——

一陣風嘯聲過後，封魔陣恢復運作，大地回春，卻是再也見不著良人英姿，尋不到伊人倩影。

此後，歲月靜好，現世安穩。